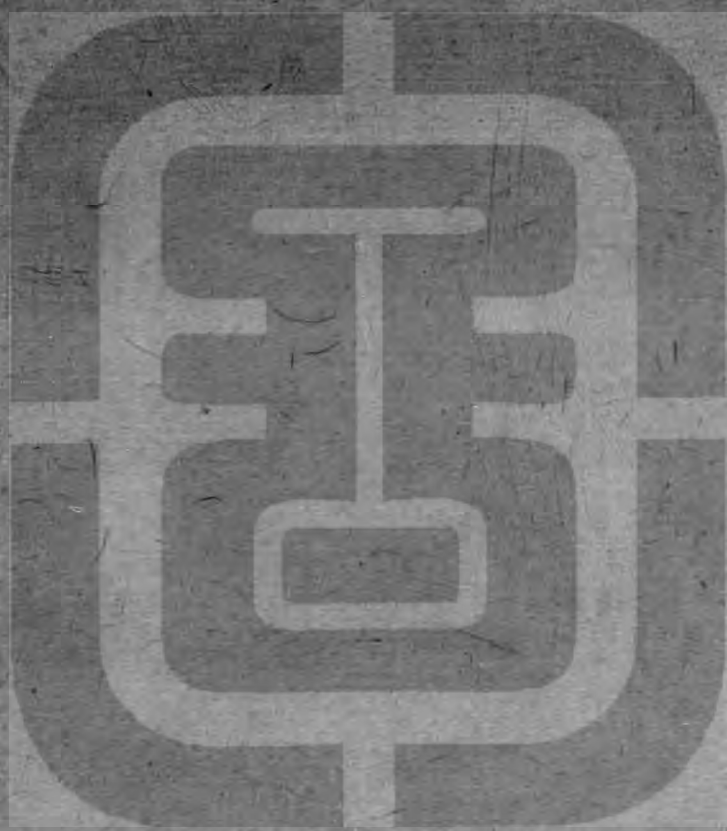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金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宋紀十五

起熙寧辛亥盡元祐甲寅凡三年有奇

直四松

蘇州府志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

武欽仁聖孝皇帝

甲戌貶富弼官徙判汝州黜判亳州青苗法行弼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付有司鞠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僕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普縣以方命廢其工以象恭流弼兼二罪而止奪使相何由沮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

張方平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爲人傲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初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常平張覲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脩年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

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劉摯爲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始就職卽奏言陛下有勸農之志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恤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遏縣民使訟助役事撫以他故下蕃於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而摯亦論趙子幾捃撫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於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

事作十難以詰之燥辭不爲會布請爲之旣作十難且劾繪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辯摯奮然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卽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斂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爲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

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僂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會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反

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摯嶺外帝不許秋七月丁酉詔貶繪知鄭州謫摯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 八月以王安石子雱爲崇政殿說書雱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

主之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註道德經鏤版鬻于市遂傳達於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且言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

曰兒誤矣顯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
秀不樂 時議取河湟自古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
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
秦會諸將以蕃部俞龍琦在青唐最大渭源羗與夏
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
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日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
龍琦率其屬十一萬口內附龍琦既歸朝自言平生
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名順
九月粥坊塲河渡祠廟 初韶監司各定所部助
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

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
奏帝是侁議論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冬十月因黜
瑜而擢侁爲轉運副使兼提舉常平侁惡王安石沽
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
事侁乃上書論時政以爲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
舉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
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
言旣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官詰之侁曰
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
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初國

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廢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若庶人子孫之後異者爲之試藝如進上法及帝卽位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旣皆有學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廣太學增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生員釐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二百內舍升上舍員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

之於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二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
熙寧五年春正月己亥置京城邏卒察訪時政者
蔡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然謫智深險在渭歲久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中使至使優伶歌之傳達禁中帝聞而愍之
二月以挺爲樞密副使 三月南平王李日尊死日尊公蘊之孫也子乾德遣使來 詔封乾德交趾郡王 富弼至汝州兩月卽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自王韶倡爲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貴則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

嘉問爲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兼併之家輒取利帝去之安石執不可已而帝聞其大煩碎人皆怨譟欲罷之以問安石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之類六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爲都提舉市易司秦鳳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會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

或官與其直令白市先行於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罰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二體量草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逋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於諸路 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閤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

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却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齎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秋閏七月庚戌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蠻

事 秦鳳注泊都監張守約請名古渭砦爲軍以根
本隴右詔從之遂建爲通遠軍使王韶知軍事以圖
武勝韶引兵築乞神平堡而蕃酋抹耳結水巴等族
入寇韶率兵度竹牛嶺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
洮西震動會木征渡河來寇抹耳復依其聲勢保集
抹邦山知德順軍景思立以涇原兵出南路分遣諸
將一擊抹耳於南甲一擊木征於鞏令城制二酋使
不得動八月韶將大軍從東谷徑趨武勝未至數里
賊迎戰敗還追至其城首領瞻藥棄城遁餘衆出降
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旣而木征亦敗於鞏令城初

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
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旣興作
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
主者善計自有忖度豈爲工師所欺因彥博不復敢
言由是韶進計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觀文殿
學士致仕文忠公歐陽脩卒是歲有詔求脩所撰五
代史而脩卒矣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爲平生與人盡
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及
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
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誹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

脩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賸至
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唐
垌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
弱非失之強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
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賜對賜進士
出身爲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爲御史遂除太
子中允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
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垌果怒安石易已
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垌乃因百官起居
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垌伏地不起遂召升殿

垌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
一陳之乃指笏展疏曰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
子安石遲遲垌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
石竦然而進垌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
作威福會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
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
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
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
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已者雖不
肖爲賢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垌慷慨

自若略不退懼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卽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嘗收賦竒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絹不滿十分而收

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鹵瘠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旣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九月丙寅少華山崩其下地裂陷民居數百戶 冬十月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爲熙州以王韶爲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以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 梅山峒

蠻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十一月壬申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開峽二城置安化縣隸邵州 十二月以陳升之爲樞密使

熙寧六年春二月丙申王韶克河州獲木征妻子

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喜言事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今不取必爲後憂會交人爲占城所敗或言其餘衆不滿萬取之易詔卽以注知桂州經略之注入朝帝問

攻取之策注復以爲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 三月庚戌置經義局訓詩書周

禮義以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脩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 夏四月甲戌朔日食陰不見

文彥博久居樞密憤王安石多變舊典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墮挫乃西晉

之風何益於治及市場可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
以爲損國體歛民怨致華嶽山崩爲帝極言之安石
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場之起自爲細民
久困以抑兼併爾於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
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
眷有加 置律學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
所學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河溢
北京夏津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且
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
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

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
之瀉鹵俱爲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半去歲若
復葺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黃河
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楊泥車法以濬河
其法用鐵爲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舟過水
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
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指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
長八尺齒長一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傍
繫大舡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
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

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把法下大名令都大提舉
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
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
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將自衛
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爲之屬 五月
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梓夔得以便宜
措置諸夷事 六月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
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制其法斂數州之所作
而聚以爲一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
職且募良工爲匠師帝頗采雱說置軍器監總中外

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

知南康軍周敦頤卒

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
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辯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
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
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
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
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
罪爲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歷知南康軍年五十
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書明天理之
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

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爲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珣知其學使二子顥願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俟師聖學於程願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願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旣至南康即築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 大蝗 秋九月初策武舉之士於秘閣武藝於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於廷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

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 王韶旣復河州會降羌叛韶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狹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韶入據之於是宕洮疊三州羗酋皆以城附韶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城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羣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

大夫端明殿學士 收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
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
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
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並下雜買場務仍置市司估
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
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脩直
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於帝曰開
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
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卽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

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
千萬帝曰果爾甚善冬十月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
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肋河皆塞之 湖北蠻向永

晤舒光銀各以其地降章惇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
驁惇遣左侍禁李資招諭之被殺因進兵破懿州南
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爲治所後城徽
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因置
靖州 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消錢爲器

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極
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旦削而除之其

意安在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

熙寧七年春正月甲子熊本討瀘夷降之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爲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爲鄉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旅拒宣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其酋個奴知歸徠州其子乞弟爲蕃部巡檢於是涓井長

寧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爲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此始 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於踏白城時木征雖屢破屢敗而董氊別將青宜結鬼章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思立與戰敗死木征勢復熾遂寇岷州高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鋪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徹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卽境上議之遂詔

太常少卿劉忱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於代
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
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
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卹彼
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
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
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三
也朔保甲四也築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
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
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

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農則可以鞭笞四夷
始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政日
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于畝畝
商嘆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
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
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具
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
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
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
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

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
憂故深指時事云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
憂形於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
數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
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
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
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
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乃與
行故事恐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帝卽
命維草詔行之初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爲安石所

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石問所以聞
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
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征
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携塞道羸疾愁苦
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
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爲圖奏疏上閣門不
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且云旱由安石
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卽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
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
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案市易

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雨帝示以監安上門鄭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暨罷吐蕃木征寇河州圍之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

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三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熙河帝爲之盱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以木征爲榮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丙戌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

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儂慧少年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柰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

不自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匿留之安石感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懼時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為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復

王宗沐曰宋儒如王安石絕世之操卓越之學堯舜君民之志出而用世得君如彼其專乃竟不能成功而紛紛見尤至以為宋基禍之人考安石學術之偏執拘之性舉動乖刺使天下囂然至於引用小人以圖快意使其根蔓枝連遂為宋世不拔之黨以迄於靖康未已也安石誠有不得辭其責者陸子靜但知

其志原非以亂天下而不知事之外於祠堂碑稱之
太過故後世以為不公之論雖然安石亦有不幸焉
余觀宋之創國其君則厚於養士而網維體勢不立
其臣則安於養而志氣作用不振北虜西寇歲幣
困民兵威不立朝夕恬熙二三大臣以遲鈍雍容為
德度一二臺諫以為議論攻擊為盡職會無一事行之
數年者後世習以為常而於國事之尤急視為無可
柰何而後世習以為常而於國事之尤急視為無可
功矣安石突起得君惻然以軍事財賦為念排群議
而更張之彼遲鈍雍容者相視以為詫異老成者既
已為疑則後生者以對酌損益而施于民者乃一切指
有利害相半可以斟酌損益而施于民者乃一切指
以為不善而動氣相攻彼此不平宜安石之無成也
嘗譬之一大家具積頗富而其子弟皆龐厚溫淳但
如例衣食而於祖父之業有餘不足悉聽奴僕不復
料理密邇豪橫畏縮貢奉不敢忤逆子孫相傳以為
故常一旦有一子弟慨然欲查理精明更革處置非
惟其伯叔兄弟愧而且異而其奴僕久逸忽勞亦復
囂然矣彼振作者悉引祖宗故事猶不可行况又以
督責急切之意臨之其誰與我然不知密邇之豪橫

則固憚而畏之矣彼畢竟振作者豈可謂之不肖子
也是時歲幣輸遼女直未盛靖康之禍出自徽宗昏
淫而移其責於公朱子尤深非之於全書中引其妻
奢侈逐姑之過矇昧不明尤為過情此余所以為不
幸也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
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
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
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剗
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
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權民茶
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
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

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五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宋紀十六

起熙寧甲寅盡元豐庚申凡六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四

五月辛亥罷制科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於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耶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提舉市易司呂嘉問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冰炭太傷

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
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及
令嘉問條析帝以是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
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進曰朝廷所以許
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
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
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
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又欲
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
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

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
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
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千賞挾官府而為
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
詔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脇繼宗使誣布繼
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
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
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
也宜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
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

此之政書於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販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爲三司使 六月丁亥作渾儀浮漏成時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於天文方志律曆醫藥卜筮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伎科爲

五以括爲右正言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叅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灾傷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天下之良法

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九月壬子三司火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詔諸路熙寧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爲姦也 冬十月庚辰置三司會計司初帝嘗患增置三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旣厚則人知自重不敢犯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賅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

善詔三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塲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羸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計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十朶丁卯以王韶爲樞密副使 遼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將致討女真部節度使烏古迺襲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以爲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

紀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隣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董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有疾而卒子刻里鉢嗣

熙寧八年春正月庚子蔡挺罷 鄭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

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爲誚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於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京在政府嘗與惠卿爭辯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時俠已行惠卿遂令奉禮郎舒亶往捕遇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置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

宜深罪但徙英州京罷政出知亳州安國奪秘閣校理放歸田里判檢院丁諷鹽鐵副使王堯臣等皆得罪挾至英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賤富貴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爲築室遷居之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改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符堅以叢

爾國而今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不悅由是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 二月癸酉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旣得志忌安石復用遂欲迎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安石

聞而怨之時韓絳顛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且數與
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
承命卽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 三月庚子劉忱等
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
州分水嶺土壠爲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
以分水嶺爲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
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以忱等遷延爲
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
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
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

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爲分界今所
率乃黃嵬山相遠二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
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
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
絕好乎括曰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
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
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
背爲使契丹圖上之縝絳弟也 夏四月戊寅以吳
充爲樞密使 閏月乙未陳升之罷升之深狡多數
善傳會以取富貴初附安石及拜相卽求解條例司

世以是議之號爲筌相 六月巳酉王安石以所訓
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
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
於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呂惠卿給事
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聽之由
是王呂之怨益深新義旣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
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
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爲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
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
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云 司徒侍中魏國忠獻公

韓琦卒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爲
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
書令後追封魏王 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
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處之裕如卒
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
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豈不信哉 秋七月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安
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
嶺爲界禧乃去戊子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
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爲異日興兵之端

八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韓絳與王安石議事不

合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收佐用之絳執不可
議於帝前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
爾絳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爲逐佐至是以
疾求罷出知許州而三司會計司亦罷絳臨事果敢
故韓琦以爲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爲
清議所少 冬十月庚寅御史蔡承禧論呂惠卿姦
惡惠卿居家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
媚王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
強僭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
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
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丁未
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
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
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
巳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
者人事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
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
此爲憂墾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
新法安石對曰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

豈若并祈寒暑兩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
卧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
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
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
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
慝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
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
勢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恐
囚而已詔罷手實法 十一月交趾大舉入寇陷欽
廉州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

沈起坐邊議罷以知處州劉彛代之彛至奏罷正兵
而用槍手分戍聽偏校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
艇交人來互市率皆遏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
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
陷欽廉二州殺士卒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
而除彛名 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熊本安撫之本
進營銅佛垵爲南平軍召本還知制誥本欲取媚安
石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趨時適治而
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
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彼有以窺其間而

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 遼耶律洪基妻蕭氏
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立爲后生太子濬北
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於
是官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辛以聞
詔乙辛劾狀遂族誅惟一而后賜自盡歸其尸於家
後追謚宣懿 十二月壬寅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
寬簽書樞密院事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
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
由是二人同升 直學士院陳襄福州侯官人舉進
士歷知仙居河陽縣留意教化進縣子翁於學或讒

之於判府富弼謂其誘邑子以資利弼疑焉人勸襄
毀學舍以塞訪襄不從而講說不已弼由是益奇之
及弼相薦諸朝累擢侍御史上疏言青苗之害曰臣
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
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墮貶斥王安石呂惠卿
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乃請
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三
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
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三人對安石益
惡之摘其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解池

鹽法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爲多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然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

熙寧九年春正月戊辰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二十六人皆先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

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曰忠勇 己卯章惇使湖北提刑李平招納下溪州刺史彭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文猛覃彥霸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自是五溪皆平 二月戊子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王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勅勝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卨爲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爲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

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嵩與李
憲議事不合帝因問嵩孰可代憲嵩言達老於邊事
願以爲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占臘合擊
交趾吐蕃鬼章寇五牟谷以种諤知岷州 秋七
月呂惠卿旣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雱令
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
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
狀聞且說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
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
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患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

所爲縮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
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對曰縮爲國司直而
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縮操心頗僻
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司農贛
祠廟於民應天府闕伯微子廟皆在贛中判官劉摯
嘆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爲朝廷
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爲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炎
火爲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
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
死敗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

所不爲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
崇奉之意八月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
無甚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鬻 王安之再相也屢
謝病來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
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旣退
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呂惠卿所悞
也吳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爲
數爲帝言新法不便帝喜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
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
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

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煩苛迫于誅歛愁怨
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
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後保甲市易而息征伐
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
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
充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
及勿令齊年知之語馮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
安石爲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二月郭逵次長沙
先遣將復鬻蕪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
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尚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

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杞柳縣而還群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劉彝沈起開釁之罪安置隨秀州 時董氈將鬼章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徙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熙寧十年春二月己亥王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秋七月大决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

萬頃遣使脩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决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九月河南處士康節邵雍卒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温厚不見圭角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

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顥頤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為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

極經世觀物內外篇魚樵問對傳于世 王宗沐曰康節負濟世之

學讀其書知非忘情於世者而堅臥不出士大夫皆高其節然不知康節非以是為高也觀其勉于先之言則知其志矣然方是時諸賢已各有門戶勢將相競而仁宗柔仁過當聽受易搖即使得志不可以終展其學且不惟明觀於熙寧之日而尤先見於皇祐之時其后司馬范呂諸君雖能稍濟於元祐之初而卒不能勝於紹聖之日康節之學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道者歟 遼主太子濬幼

好學善騎射既立為太子無南北院樞密使時耶律

乙辛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霞抹之妹為

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忽古知乙辛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值暴漲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母故有憂色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日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乙辛然之乃謀構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查刺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刺及忽古等謀廢立按驗無狀而罷既而乙辛復請治立太子事謂臣若不言恐事覺連坐遼主信之冬十一月遂命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鞫治撒刺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濬于別室濬具陳枉狀謂耶律燕哥曰吾爲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爲我辨之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

爲欵伏遂生大怒乃廢濬爲庶人徙于上京濬將出曰我何罪至此蕭十三叱使登車命衛士闔其扉而去乙辛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達魯古等夜引力士入囚室給以有赦召濬出殺之函首以還詐云疾薨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后知其寃悔恨無及追謚濬曰昭懷太子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取燭以書其志樂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

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有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行于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元豐元年春正月壬辰魯孝寬罷以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是帝

思其先見召用之

夏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秋

九月交趾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詔不許未幾乾德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交趾界復還其六縣二峒 九月乙酉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筭無遺策爲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資用浩繁向未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尚功利從中主

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得展奮由俗吏得大用
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輔臣
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
將有踊貴履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剗刑之公著
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十二月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
元豐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顥自知扶溝縣被
召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
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
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無包豈

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
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
意思厚不失臣子之體無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
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
指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 夏
五月甲申元絳罷以蔡確叅知政事確善觀人主意
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爲之用知
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
賈直文彥博言濬川杷非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
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爲是確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

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覬欲得臺端論中丞
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皆罷而確得中
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
許將及元絳子耆寧以事皆逮繫令獄卒與同寢處
飲食旋溷共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舉投其
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
一事不承遂劾絳爲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
其位確自諫院爲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
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吳充數與
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

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
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絳工於文辭而無持操仕已
顯猶謂遲晚時論鄙之 秋八月修起居汪王存乞
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事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
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
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爲
令 冬十月癸卯詔求水居卮戶五戶至十戶爲一
甲以輸賦役 太皇太后曹氏崩帝事太后極誠孝
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
秋高數請召弟佾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佾

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儲畜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蘇軾自徐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摘其語以爲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爲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

治之定等媒孽以爲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寘之死太皇太后曹氏遠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中傷之乎据至於詩其過微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方憐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貴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併以害卿也

王珪復舉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
螫龍知以爲不臣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軾遂
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誥輩公爲朋比如盛
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
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
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及誥
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
初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
人不得立朝嘆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
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

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
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
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
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
京御史臺

元豐三年春正月遼耶律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
延禧因言宋魏王和魯幹之子濬可爲儲嗣群臣畏
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元納夷離畢蕭陶隗諫
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于
黑山見鹿從官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

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謝遼主即日日出之興中府其
黨多黜遂封延禧梁王爲設旗鼓拽刺六人以護衛
之生六年矣 丙午以章惇參知政事 三月吳充
罷充欲有所爲每爲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官張璪
論充與郭達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充旣遭同列
困蹙業病漸積憂畏疾益侵遂爲西太一宮使踰月
卒充爲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爲而不能
勇退爲世所譏 癸酉葬慈聖光獻皇后于永昭陵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宋紀十七

起元豐庚申盡元豐乙丑凡五年有奇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
武欽仁聖孝皇帝五

夏四月甲申詔忠州團練使韓存寶經制瀘夷先是
渝州獠寇南川其酋阿訛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之
阿訛桀黠習知邊隙箇恕匿不殺會箇恕老以兵屬
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
刑穆珣言羅苟起兵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爲害不
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犄角討蕩五十六

村十三圍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第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第與盟於納溪蠻以爲畏已益悖慢盟五日遂率衆圍熟夷羅箇牟族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駟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第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間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整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

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書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爲請帝慨然欲更其制六月丙午乃置詳定官制局於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帝自卽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於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范鎮與傑叅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續

欲求一桴二米貢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
詔悉從凡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
臣何預焉復上疏論之不報 秋七月癸未彗出太
微垣詔羣臣直言闕失王安石第安禮應詔上疏曰
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
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
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
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
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嘆諭之曰
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
今以一指蔽目雖太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
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九
月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
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
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
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
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
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
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
夏策其意以爲旣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

已而光果不召 以馮京爲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著爲副使向尋免向旣在政地養威持重同列實以西北事多默不對會詔民畜馬向旣奉命旋知民不便欲改議御史舒亶論其反覆無大臣體黜知潁州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雲陰不見

元豐四年春正月辛亥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縝同知院事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十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京爲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朱服爲御史章惇密使客

達意於服爲服所白惇父俞又強占民田遮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三月癸卯遂免知蔡州 夏四月乙酉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

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費財用卒無成功五月戊申立晉程嬰公孫杵臼廟於絳州報其存趙孤也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謀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秋七月庚寅遂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

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豐芻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鄜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源王中正出河

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氍集兵會伐 韓存
寶坐逗遛無功斬於瀘州以都虞候林廣代將乞弟
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弟
於納江破樂共城斬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自
始發納江卽入叢菁無日不雨雪兵夫疾病死亡不
可勝計往往取僵屍鬻割食之過鴉飛不到山至歸
徠州竟不得乞弟而還時朝廷懲安南無功方大舉
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秋八月丁丑李憲總熙
秦七軍及董氍兵三萬敗夏人於西市新城復襲女
遮谷破之遂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种諤率鄜

延兵出緜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萬來救諤與戰於
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 冬十月庚午高遵裕復清
遠軍內侍王中正帥兵出麟州度無定河循水北行
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恥無功遂入
於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
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
之 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高遵裕節制令兩路
合軍以進旣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次磨移隘遇夏
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
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困城十八

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
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
之復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種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
帥大衆進攻銀石夏人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
索家平會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
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
自宥州行至柰王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退
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
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
陵丁敗之次于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

獨憲不至 以吳居厚爲京東都轉運使居厚初爲
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間田以均給梅山
徭計勞得補司農官屬轉提舉河北常平遂擢京東
轉運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羨
息錢數百萬卽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以能擢都
轉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
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
元豐五年春正月庚子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
原經略安撫制置使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毋梁氏問
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

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以孫固言爲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焚蘭會要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爲辭釋弗誅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爲涇原經略安撫制置使知蘭州夏四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御史中丞舒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爲錄目奪兩秩勒

停遠近稱快 癸酉以王珪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爲門下侍郎張瓌爲中書侍郎蒲宗孟爲尚書左丞王安禮爲尚書右丞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爲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于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顯大政珪以

左僕射蕪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序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確旣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書確小人不宜大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慙懼無以爲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

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爲錢錢又變而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闈寺朕甚恥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 曾鞏能文章爲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爲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

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
呂公著嘗言於帝曰輩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
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呂公著罷 秋八月庚申帝
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
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
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
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 种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
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爲寇
諤遂上其策於朝且言興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爲然
甲戌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
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
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
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
廷灑掃之職爾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慙
禧至鄜延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
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
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
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
移府並塞總兵爲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餽餉禧
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

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砦禧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九月丁亥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北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進士卒皆有懼色珍謂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柰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於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

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蹂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然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養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羗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

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贈禧等官而
 貶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為皇城使自
 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括諤進攻取之
 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致覆敗自是帝始知
 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
 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疎必誤
 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
 蓋為是也

元豐六年春二月丁未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
 關門鈐轄王文郁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擊走之

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
 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與靈會
 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
 撫經略都總管 夏四月遼大雪平地丈餘馬死者
 十六七 閏六月夏人亦弊于兵西南都統昴星嵬
 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
 諭昌祚答之及入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咩迷
 乞遇來上表帝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凡新復
 城砦徼循毋出二二里夏之歲賜悉如其舊未幾夏
 主上書乞還侵疆帝不許 司徒韓國文忠公富弼

卒遺表大略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
 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
 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
 百姓困窮豈諱過恥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
 寧與羗夷校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
 理無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侷星火人情惶駭
 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
 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早
 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
 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

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計聞贈太
 尉 秋七月丙辰孫固罷以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
 同知院事 八月御史論蒲宗孟荒於酒色及繕治
 府舍過制免以王安禮李清臣為尚書左右丞 九
 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遼耶律乙辛在興中府坐以
 禁物嚮入外國減死幽于萊州其黨耶律仁傑削爵
 為民至是冬十月乙辛復謀來奔及私藏兵甲事覺
 伏誅 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
 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
 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

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
弼第致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
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
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暮
故事與焉以陸師閔提舉成都茶場李稷旣死以
師閔代其任權利尤刻稅息倍於稷十二月戶部
獻今歲民數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
焚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千
六百二十里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
七百一十三

元豐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寇蘭州初李憲以夏人
數至蘭州河外而翔翔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
備至是果大舉入寇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
取者衆急攻矢如雨雹雲梯革洞百道並進凡十晝
夜不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順德軍定西域及熙
河諸砦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于廟庭
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
爲非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夏五月
壬戌乃詔封爲鄒國公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
况爲蘭陵伯楊雄爲成都伯韓愈爲昌黎伯從祀廟

庭 秋七月王安禮罷 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
馬光上資治通鑑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
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
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
墨緡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
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
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
判西京留司御史館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
以書局自隨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
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又略

舉事自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群書評
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
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元豐八年春正月帝有疾 三月甲午朔帝疾甚群
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權同聽政許之立
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頊
日問起居太后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勅中人
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祚倉
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
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

安幼冲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
言君欲禍吾家耶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
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
知開封府蔡京伏劔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
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及
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
戊戌帝崩太子卽位赦帝崩年三十八孝友謙抑敬
畏輔相不事遊幸厲精圖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
入相安石爲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而數敗
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

起而乘之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
元老擯斥諫士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
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尊皇太后曰
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氏曰皇太妃德妃
帝生母也太皇太后旣聽政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
軍器及禁廷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歛
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
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
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
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

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
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尋詔寬民
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 司馬光居
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
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
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
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
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
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
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
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
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
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
事矣乃具論其情詔改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卒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
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
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
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
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

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益于
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
優爲雖賞君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
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
墓曰明道先生第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
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
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留留焉莫知所之人
欲肆而夫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
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
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
學者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
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吳居厚在京東最苛刻劇盜
王冲因民怨聚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
鐵冶中居厚聞之間道遁去至是以言者論降知廬
州尋責爲成州團練使黃州安置 庚戌王珪卒珪
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
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
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
得聖旨也 戊午以蔡確韓縝爲尚書左右僕射兼

門下中書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 詔起司馬光知

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旣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
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
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
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
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
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毋改子非子改
父也於是衆議少止 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
言也况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

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
卽理言之乃曰以毋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
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
有以召之耶 六月庚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積
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
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
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
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給言書中有
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
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

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 秋七月戊戌呂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既至拜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權呼鼓舞稱便 罷保甲法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農民半爲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塲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閑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塊壟除草爲名聚之教塲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

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權呼鼓舞稱便 罷保甲法

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冬十一月復以
 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已嘗為京東轉運
 使至是吳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
 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
 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
 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
 民大悅 乙酉葬神宗於永裕陵 罷方田法 十
 二月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
 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
 乃僅足本錢且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

於物貨若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
 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為雖曰平均物直而其實不
 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况所獲不如所亡
 願趣罷其法於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提舉市易光祿
 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罷保馬
 法 起居舍人邢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頤學司
 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
 與蔡確謀立岐王顥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
 章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吳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
 自以為功至是復為高公繪草奏乞尊崇朱太妃為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七
高氏異日計太后怒黜知隨州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七終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宋紀十八 起元祐丙寅盡元祐己巳凡四年



哲宗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

孝皇帝一

元祐元年春閏二月庚寅右司諫王覲上疏言國家
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居半使一
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
朋邪害正章數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
摯左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廷上官均等連章
論確罪且言確在熙豐時寃獄苛政首尾預其間及

續通鑑卷之二十八
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蠲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於是公論亦不容太后不忍斥之但罷政出知陳州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保甲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旣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光矣毋

輕生事開邊隙壬辰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李清臣呂大防爲尚書左右丞元豐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至是公著以爲言乃詔事于三省者執政並同取旨而各行之仍著爲令以李常爲戶部尚書司馬光言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其所管財穀事有散在五曹及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從之常爲尚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光曰用常主邦計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罷青苗法復常平舊法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委提點刑獄交管罷諸州常平新法提舉

管鈎官 三月司馬光請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皆如舊制其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已下許著爲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耆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罷侍御史劉摯乞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立諸役相助法中書舍人蘇軾請行熙寧給田募役法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五利難信而有十弊軾議遂格司馬光復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倍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

年無休息下戶舊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浪之人恣爲姦欺又農民出錢難於出力凶年則賣莊田牛具以錢納官又提舉司惟務多歛役錢積寬剩以爲功此五害也今莫若直降敕命委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惟衙前一役最號重難今仍行差法倍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即乞如舊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莊田者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則亟行如未究盡縣五日具措畫上之

州州一月上轉運司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
一州各爲之勅務要曲盡章惇取光所奏疏略未盡
者駁奏之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墜
選差近臣詳定於是資政殿大學士韓維及范純仁
呂大防孫永等詳定以聞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
各有利害免役之害聚斂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
役之害民不得力農而吏胥緣以爲姦此二害輕重
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
有漸則民不驚二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
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是農出穀帛以養
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
也今免役之法實人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
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
陳於政事堂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
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
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自是役
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餘悉
定差仍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尋以衙前不皆有雇
直遂改雇募爲招募純仁謂光曰差法當孰講緩行
不然滋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

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不若
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
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
安石以博富貴哉光深謝之初差役之復爲期五日
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
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
君何不可行之有 范子淵在熙豐間提舉修堤開
河糜費巨萬而功用卒不成護堤壓掃之人溺死無
筭至是御史呂陶劾其罪黜知陝州中書舍人蘇軾
草制詞有曰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

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時以爲至言 置訴理所許
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夏四月乙亥罷熙河經制
財用司 辛巳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年十八上
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治平元豐間大
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
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
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
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爲西京國
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
書頤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

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已丑韓縝免御史中丞劉摯殿中侍御史呂陶諫官孫覺蘇轍王覲朱光廷等連章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奉使割地七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居相位遂出知潁昌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晉何曾 王安石卒安石性強伎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

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辯博濟其說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故神宗排衆論力倚任之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已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怨議紛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又嘗曰新法始終以爲可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君實也 朱熹曰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不得其正

如安石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跡顏孟初亦
豈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
事遂流入于邪又自以為是而太為穿鑿附會以文
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王宗沐曰按史稱論安石者多矣未有如劉安世之得者其言曰安石之所以得君而能行其更張之政者虛名實行強辯堅志方安石未出天下皆以其不為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義無半點疵上章論擊者帝皆不之信此實行也殿廷爭辯傳會經史頃刻數千言聽者皆屈此強辯也他人立事可以進退禍福懼之安石所見一定死生不能移此堅志也嗟乎安石所抱如是而卒不能壬就治功使千古人君以為有志者之戒不亦惜哉
寅以呂公著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起文
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彥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

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后將用為三省長官言者以
為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
筵班宰相上恩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中丞劉
摯言陛下臨御以來分別邪正而元惡大憝猶有漏
網宦者李憲貪功生事漁歛生民膏血興靈之役首
違師期乃頓兵城蘭州遺患今日王中正將兵二十
萬出河東逗遛違詔精兵勁騎死亡殆盡宋用臣董
大功役侵陵官司誅求小民奪其衣食之路石得一
領皇城司縱遣伺者飛書朝上則暮入挫犴朝士鄙
民相顧以目者殆十年是四人者權勢烽焰張灼中

外幸而先帝神武足以鎮壓不然其爲禍豈減漢唐
宦者哉侍御史林旦亦以爲言詔並降官憲中正得
一提舉官觀用臣監太平州稅務 司馬光請並經
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
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若所舉人違犯名教
必坐舉主毋赦則自不敢妄舉而士之居鄉居家者
惟懼玷缺外聞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許而士
行自美矣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官各舉經
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五月丁巳
以韓維爲門下侍郎神宗崩維以提舉嵩山崇福宮

入監太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
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
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
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
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
矣未幾起知陳州召爲資政大學士兼侍讀至是拜
門下侍郎 太學自蔡確起大獄連引朝士有司緣
此造爲法禁煩苛嚴密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
所施御史中丞劉摯以爲言至是命程頤孫覺顧臨
同太學長貳看詳修定條制頤大槩以爲學校禮義

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
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置尊賢
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
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俗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
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六月放鄧綰李定於滁州
置春秋博士 呂惠卿見正人彙進知不容於時懇
求散地右司諫蘇轍王覲歷數其姦請投畀四裔以
禦魑魅中丞劉摯復列其五罪於是貶光祿卿分司
南京再貶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時惠卿章惇
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孟范子淵等皆斥外言者論

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后
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
彈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後
患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
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秋七月劉摯蘇
轍論陸師閔增場榷茶其害過於市易乃貶師閔而
遣戶部郎中黃庶使蜀按察廉請榷熙秦茶勿改而
罷成都茶坊許東路通商禁南茶毋入陝西以利蜀
貨定博馬歲額爲萬八千匹朝廷從之 舊制銓注
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而不可以擇才故令內

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既多除吏愈難神宗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其不便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

請讞凡十科舉士應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罪詔從之 夏主秉常卒子乾順立帝初即位秉常遺詔羅聿求蘭州米脂等五砦司馬光言此乃邊鄙安危之機不可不察靈夏之役本由我起今旣許其內附若靳而不與彼必以爲恭順無益不若以武功取之小則上書悖慢大則攻陷新城當此之時不得已而與之其爲國家恥無乃甚於今日

乎群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爲兆民計文彥博與光合太后將許之光又欲併棄熙河安燾固爭之邢恕亦言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光乃召前通判河州孫路問之路挾地輿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頻大河城蘭州然後可以扞敵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乃止會秉常卒遣使來告哀詔自元豐四年用兵所得城砦待歸我永樂陷執民當盡以給還遂遣穆衍往弔祭尋遣使封乾順爲夏國王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溫國文正公

司馬光卒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爲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語如夢中皆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年六十八京師人爲之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充鄉民間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則康疾不可爲矣光孝友忠信恭儉正

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
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者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
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
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爲民害者剗
革略盡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海內之民
歡忻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
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
哉 蘇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兼侍

讀每經筵進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覲有所啓悟嘗鑿
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對曰常
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
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
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
自他途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
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
帝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
送歸院軾在翰林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衛尉丞
畢仲遊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君官非諫官職非御

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不能從 諫官王覲御史呂陶上官均等連疏言張璪姦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文舒置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爲大姦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劉摯亦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順從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旣彰不可不速去之疏入皆不報至是罷知鄭州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爲奉聖公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公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爲不正乞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預他職添給田百頃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宗翰道輔子也 十一月戊午以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劉摯爲尚書右丞摯爲中丞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嘗與同列奏事論及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改變此小人也太后及帝曰卿嘗能如此用人則國家何憂

元祐二年春正月戊辰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時
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
士子自一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能用學者至不誦
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
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
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經義多用古今諸儒說
毋得專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 夏四
月己丑詔文彥博十日一議事都堂 處士陳師道
高介有節安貧樂道博學善文家貧或經日不炊晏
如也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

進取至是以蘇軾薦授徐州教授 李清臣免時釐

正熙豐之政清臣固爭以爲不可遂罷知河陽府

五月以劉摯王存爲尚書左右丞 六月以安燾知

樞密院事 秋七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門下侍郎

韓維處東省踰年有忌之者密爲讒愬詔分司南京

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切爲朝廷

惜之乃還維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崇政殿說書

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

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廷等積不能平劾軾館職

策問訪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徇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覲言軾命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願詣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願言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願不宜在經筵乃罷願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

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願爲首而朱光廷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猶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闕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旣而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因書其君子無黨論以進吐蕃董擅旣死養子阿里骨嗣爲邈川首領遇鬼章使帥其衆據洮河岷州行

營將种誼等帥師執鬼章檻送京師尋赦之遣居秦州聽招其子結哱齷及部屬以自贖阿里骨懼乃上表謝罪 罷右司諫賈易時程頤蘇軾交惡其黨互相攻訐易因劾呂陶黨軾兄弟語侵文彥博范純仁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言頗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耳乃止罷知懷州公著退語同列曰諫官所言未論得失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有導諛感上心者正賴左右力諫不可使人主輕厭言者呂大防劉摯王存私顧而嘆曰呂公可謂仁者之勇元祐三年春正月庚戌復置廣惠倉 庚申雪寒發

京西穀五十餘萬石損其直以紓民 夏四月辛巳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于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問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國初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世羨其榮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心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

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
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
萃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
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
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
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
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
禍也今然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
著得書默然 辛巳以呂大防范純仁爲尚書左右
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孫固劉摯爲門下中書侍郎

王存胡宗愈爲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大
防朴厚養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二
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
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大夫
王覲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
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前太
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
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
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
黨二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

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並錄歐陽脩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冬閏十二月蜀文忠公范鎮卒初起鎮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不拜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卒鎮清白坦夷恭儉慎默篤於行義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莊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景仁君實不敢有所軒輊

元祐四年春二月甲辰司空文獻公呂公著卒太皇太后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旣亡司空復逝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奠贈太師封申國公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簡重清淨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可

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辯聘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其敬服如此 夏四月戊午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解經通用先儒傳註及已說又言舊明法最爲下科今中者卽除司法敎名反在及第進士上非是乃詔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中分之各占其半專

經者以經義定取舍兼詩賦士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於策論參之初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使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爲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才敦厚風俗也至是遂罷之未幾詔御試舉人仍試賦詩論三題 范祖禹初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尤愛重之祖

禹終不往謁帝卽位擢右正言以婦翁呂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資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是歲公著薨五月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

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然之 蔡確失

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隙上之以爲皆涉譏訕其用却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臺諫言確怨謫乞正其罪詔確具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分司

續通鑑卷之十八
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確之
罪惡天下不容尚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執政
議寘確于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文彥
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
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
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又言
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
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法此事甚
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
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季常中書舍人彭汝礪侍

御史盛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遠州確至新州未幾
卒初確之且析未上也梁燾自路州召爲諫議大夫
過河陽邢恕極論確有策立勳燾至奏之太后諭三
省曰帝是先帝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確有何策
立勳耶若使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害
恐帝年少制御不得故今因其自敗如此行遣蓋爲
社稷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王存罷呂大防言蔡確
黨盛不可不治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悞及善人司
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
罷政乃出知穎昌府存確所舉也故亦出知蔡州

續資治通鑑卷之十八
丙午以趙瞻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許將為尚書左
右丞忠彥琦之子也 秋七月乙亥安燾罷 冬十
一月癸未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傳堯俞為門下
中書侍郎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八終



